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·100·
綜合類

中魚集

章乃器論文集

荒謬集

沈鈞儒著

章乃器著

王造時著

上海書店

王造時著

荒
謬
集

本書據自由言論社1935年版影印

自序

九一八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個事變。因為受了這種不可言喻的刺激，我才開始我的政論。起初是出了一本小冊子，後來是在報上發表文字，又其後是先後辦了主張與批評及自由言論兩種刊物。而結果是：刊物被禁了，書也教不成。一年多以來，只好守緘默。

守緘默，據我個人的經驗看來，也有好處：對於環境或許使你認識更清楚些；你的思想或許因此更得到一個切實的基礎。

無論如何，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止，這期間我所發表的文字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一個階段，所以我要把他們收集起來作為紀念。

為什麼叫做「荒謬集」呢？因為我在言論上所得到的罪名是「言論荒謬」。其實內

容是否『荒謬』，只有請讀者來判決。在我個人看來，則認為這種言論或許過於『正經』，或許太不『荒謬』。不知讀者諸君以為如何？

一九三五年，四月，一日。

荒謬集

——王造時政治論文集之一——

序文

兩大救亡政策

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見

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

國民黨怎麼辦

這樣的國民

對國家的認識

復興新文化運動

怎樣打倒貪污

荒謬集

安內必先攘外

自由之戰爭

戰的政策

領袖的條件

對內的平等

近東病夫給遠東病夫的教訓

怎樣復興農村

五月十日的主張

學生的出路

汎論愛國的功罪

異哉所謂外交之轉變

實行統制經濟的先決問題

恢復民族的自信力

假使遠東大戰怎麼辦

爲閩變忠告當局

倒車開到讀經

附錄——我們的根本主張

救亡兩大政策

一

一個日本浪人中村，沒有中國政府的護照，私到東北內地旅行，忽然宣告失蹤，日本便咬定爲我國駐軍所害，不待交涉手續完結，乘我不備，動用暴力，強佔我東北，慘殺我同胞，破壞我交通，竊據我機關，掠奪我財貨，封閉我銀行。這就是這次日本武力佔據東北的由來。

然而根本原因，還別有所在。

(一)日本國土狹小，財源枯竭，人口激增，及工業革命的結果，爲謀過剩人口的出路，市場的獲得，原料的供給，及投資的機會起見，事實上不能不取我滿蒙。第一，數十年來，日本實行軍國主義，及鼓勵生育的結果，人口每年增加由四十萬至五十萬，再進至六十萬；又進至七十萬；更進至八十萬；據一九二六年日本統計局的調查，則竟達

九十四萬至百萬之多。反之，據一九二七，一九二八兩年計算，日本國內所產米穀，只能供給消費總額百分之五十七八，其餘不足之數，須由朝鮮、台灣，及我東三省供給。第二，日本對滿蒙輸出有綿絲，綿織物，麥粉，食料品，機械，器具等等東西，佔輸入中國貨品總額一大部分。以昭和五年對中國的輸入計算，總共爲三億九千九百萬圓，而輸入滿蒙的，却佔了一億二千二百萬圓，佔輸入中國日貨百分之三一。可見滿蒙是日本的一個大市場，日本絕對不能放鬆。第三，滿蒙是日本的原料供給地，其中以鐵，石灰，肥料，大豆等爲最重要，佔中國輸入日本全額一重要位置。以昭和五年中國對日本的輸入計算，總共爲二億七千八百萬圓，滿蒙方面却佔了一億六千三百萬圓，佔全額百分之五八。第四，查日本對外投資二十二億中，在中國投資有十八億，佔全額百分之八一而強，但是在滿投資便佔了十三億，居日本在中國投資總額百分之七二而強，居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百分之六十。由此可知滿洲是日本對外投資的一個最大市場。因此日本朝野上下，莫不視我東北爲其唯一的經濟出路。且看田中對滿蒙的摺奏，便知

其用心之所在。他說：

『所謂滿蒙者，乃奉天，吉林，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。廣袤七萬四千方里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，較我日本帝國國土（朝鮮及台灣除外）大逾三倍。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。不惟地廣人稀，令人羨慕；農墾森林等物之豐，當世無其匹敵。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，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，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，籍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，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，海運，鑛山，森林，鋼鐵，農業，畜產等業，達四億四千餘萬元！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！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，每年移往東三省，勢如萬馬奔騰，數約百萬入左右，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，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，無處安身。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，誠不勝遺憾者也。』

（二）日本除經濟侵略以外，還有政治與領土的野心。她不但想獨霸遠東，並且想稱雄世界。先吞滿蒙，次及本部，然後再逐鹿世界，這是田中預定的步驟。不信，請看：

『將來欲制支那，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，與日俄戰爭之意，大同小異。惟

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。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，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，必畏我，敬我，而降於我。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，永不敢向我侵犯。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，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。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，則以滿蒙爲根據；以貿易之假面具，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；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，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。以支那之富源，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。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，握執滿蒙權利，乃其第一大關鍵也。」

據此，則知日本這次佔領東北，不僅是經濟的侵略，而且是政治的侵略。更據此，則知日本的目的，不僅在吞併滿蒙，而且在滅亡我全個中國。所謂明治大帝的遺策，第一期在征服台灣，第二期在征服朝鮮，皆已實現。「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，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，無不畏我，服我，而仰我鼻息云云，尙未實現。」

因爲「尙未實現，」因爲早已「處心積慮，」所以只待時機的來到。

剛好西洋各國，大鬧經濟恐慌。英國工黨政府甚至犧牲自己的地位，而與保守自由兩黨合組國家緊急政府，以對付此嚴重的經濟難關。列強在此時會，都是忙着整理內部，沒有全力來監督日本的行動。

我國自己更是不幸。共產黨的暴動，政府派三十萬大軍而不能剿滅。接着又是空前大水災，範圍及於十七省，災民超過五千萬。我們正在葬死救生之不暇，誰知國民黨中又鬧派別，使中央『同志』與兩廣『同志』，不能不出於火併。

國際形勢如彼，我國內亂如此，這正是日本亡我的絕好機會。日本虎視已久，那肯輕易放過？

二

於是日本乘機驟然佔據了我東北，成爲一個『已成的事實。』但是我們要問，這種軍事佔領是永久的？還是有條件的？我們知道，現在帝國主義者吞併別國的方法，沒有以前那樣愚笨。他們只要我們在事實上答應亡國的條件，便毋須作永久的佔領。永久

佔領，不但容易引起中國國民的憤慨，別國的干涉，並且經濟上也不合算。所以這次日本的行動，事前不向我國提出要求條件，也不發出什麼哀的米敦書，却祕密訓令南滿日軍，先行強佔我國遼吉兩省，並搗毀東北一切政治，軍備，交通，金融，工商種種機關，使一切建設事業完全歸於破壞；一切抵抗能力，完全歸於消滅。這樣，一面日本可謬為南滿駐軍衝突的局部事件，非戰爭行為，使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簽字國不能出來積極干涉。同時不侵入別國勢力範圍，極力避免與別國在華利益發生衝突，使第三國也不便起來強硬干涉。然後根據田中所定下來的『錦囊妙計』，以二十一條為基礎，另提苛刻的條件，迫中國為『城下之盟』。

左手執着條件，右手拿着槍炮子彈，足下踏着滿洲土地，日人或先脅迫我地方當局承認，不但不願國際上第三者出來干涉，並且不願我中央當局出來過問。曹汝霖章宗祥之奉張學良電召，日使重光之祕密到平，都是地方交涉的佈置。

如果與地方當局交涉不成，才會與中央當局談判。

如果與中央當局交涉不能達到目的，或者要施用吞併高麗的方法，拉出前清的遺孽，失勢的軍閥，無聊的政客，作爲傀儡，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自決原則，封住國民黨的口，先組織滿蒙獨立國家，使其脫離中國關係，然後再去實行合併。現在熙洽袁金鎧等的活動，便是日本的滿蒙獨立政策的先聲。

日本一面宣言是「地方事件」，便是要避免問題的擴大，認佔領東北爲局部的衝突，以便與地方軍閥私相授受；一面聲明反對第三者出來干涉，使國際機關或第三國不能置喙，以便可以向孤立無援的中國，予取予求。

三

因爲日本侵略滿洲的野心不自今日始，所以日本侵略滿洲的準備，也不自今日始。他們在國際上早就有系統，有組織的宣傳。到如今，歐美人心目中的滿洲，並不完全是中國的領土，而是中日兩國競爭的場所。有許多西文地圖，甚至把滿洲繪成與中國不同的顏色。

去年美國記者團遊歷東亞，自出發之日起，即被日人百方包圍，指導引誘，無微不至。該團受片面宣傳的結果，回國以後，果然發爲怪論，說中國政府無力統馭滿蒙，須借日俄兩國的力量，以謀建設。從此一端，可見日人用心的毒辣，計慮的周詳。

我們中國當局，平時一天到晚，只知勾心鬥角，陰謀百出，爭權爭利，相打相殺，甚至急不暇擇，勾結敵人，引狼入室，那有功夫去調查事實，做國際宣傳的工作。就是駐美，駐德，駐法三國的公使，到現在還是付諸闕如。外交上佈置如此，天天還要貼『革命外交』的標語，喊『革命外交』的口號，『其誰欺，欺天乎』？等到敵人壓境，才手忙足亂，醜態畢露，不是效『秦庭之哭』，乞憐於國際聯盟之門；便有『如喪家之犬』，哀鳴於非戰公約之前。無奈西人性格不同，儒夫素所不齒，看見我們不自助而求助於人，最多也不過說一聲『討厭的中國人真可憐』而已。有誰願替中國人出死力打倒不平者？這次英國的態度很明顯，對於日本的暴動，並無若何反感。不但國會裏面沒有什麼討論；就是一般輿論的對於日本，也沒有什麼非難。這固然由於國內經濟問題的嚴重，

及英美兩國衝突的尖銳化，英國不願開罪於日本，以孤自己的奧援，但是日本宣傳的力量，與外交的手腕，也夠使我們驚倒了。

美國雖對日本素來不大放心，並且是發起非戰公約的國家，但若希望她爲中國的事情，與日本打一死仗，而我們自己却『抱無抵抗主義到底』，天下斷無此理。她已向雙方勸告和平解決，已做了她可以做到的一步。勸告不聽，請問美國又有什麼辦法？一九二八年，關於中東鐵路問題，蘇俄進兵北滿，與中國軍隊衝突，美國也發出一種勸告，蘇俄不但不聽，並且譏笑美國，美國後來也沒有進一步積極干涉。何況美國現在失業問題也很嚴重，與英國關係又非常緊張，此時對於日本，實在不能不稍爲放鬆。

蘇俄兩年前也與現在日本一樣，以武力侵入中國，不過沒有日本這次利害罷了。那時蘇俄進攻北滿，日本沒有出兵干涉。這次日本佔領南滿，若不妨害俄國勢力範圍，俄國又何必與日本爲難？況且蘇俄正在實行五年計劃，如非萬不得已，必不願意與人家起釁，以至『功虧一簣。』日本駐俄公使，既然早已與加拉罕在那裏接洽，他們或可以得